

百花入药，不看颜值

我们不能以花的“容貌”来妄断他们的药效。比如玫瑰花很美，但它的基本功效不是“美容养颜”；又如菊花种类繁多，但大部分的观赏菊花不做药用。

□ 记者 | 黄 祺

植物是中药最主要的来源，花入药已传承千百年。中国传统植物药材中，花算不得主角，但却因人们的浪漫想象而让人印象深刻。



白牡丹。

《红楼梦》中薛宝钗的那一味“冷香丸”，可谓文学史上最著名的“花入药”之一。薛宝钗从娘胎里带来的热毒，无论名医仙药都没能治好。后来一个癞头和尚给了一副“海上方”对她的病症有效。但这

方子实在是太难实现，“真真把人琐碎死”——

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，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，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，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。将这四样花蕊，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，和在药末子一处，一齐研好。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，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，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，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。把这四样水调匀，和了药，再加十二钱蜂蜜，十二钱白糖，丸了龙眼大的丸子，盛在旧磁坛内，埋在花根底下。若发了病时，拿出来吃一丸，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。

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，只难得“可巧”二字。

花，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需要呵护的女子、需要珍惜的青春、需要珍视的感情……一切美好都可以用花代表。但这些美好也如花一般稍纵即逝，令人扼腕。

中医里的花入药，其实并没有这么多“内心戏”，主打一个“看疗效”。与根茎沉淀天地之精华相比，花是散发性部位，因此入药的花主要用其“散发”之效。而且，盛开的鲜花很少有资格入药，反而是其貌不扬的花苞可能被选中。

花入药时，中医相当务实——颜值并非正义。



白玉兰。陈家冷 / 绘